



呻吟語

14
514
20

五



44
514
20



呻吟語卷之五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為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群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六合之內有一事一物相凌奪假借而不各居其

正位不成清世界有匹夫匹婦冤抑憤懣而不得其分願不成平世界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當事者若執一簿書尋故事循弊規只用積年書手也得

與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大驟要長慮却顧

苟可以柔道理不必倖直也苟可以無爲理不必多事也

經濟之士一居言官便一建白此是上等人去職默保位者遠只是治不古若非前人議論不精乃今人推行不力試稽舊牘今日我所言昔人曾道否若只一篇文章了事雖奏牘如山只爲紙筆作孽障架閣上添鼠食耳夫士君子建白

豈欲文章奕世哉冀諫行而民受其福也今詔令刊布徧中外而民間疾苦自若當求其故故在實政不行而虛文搪塞耳綜核不力罪將誰歸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旣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轡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卽有頑暴不

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卽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旣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

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爲政先以扶持世教爲主在上者一舉措間而世教之隆污風俗之美惡係焉若不管大體何如而執一時之偏見雖一事未爲不得而風化所傷甚大是謂亂常之政先王慎之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

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反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志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爲遠前步視後步爲近千里者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毫髮不以假借此慎漸之道也

君子之於風俗也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不妄開事端以貽可長之漸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刻鏤之不止黼黻不至庶人錦繡被墻屋不止民貧盜起不顯也嚴刑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謹其事端不關人情實而恣小人無厭之欲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踈漏踈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輒

梁基樹臬者千年之計也改絃易轍者百年之計也興廢補救者十年之計也聖白照青者一時之計也因仍苟且勢必積衰助波覆傾反以禘蠱先天下之憂者可以審矣

氣運怕盈故天下之勢不可使之盈既盈之勢便當使之損是故不測之禍一朝之忿非目前之積也成於勢盈勢盈者不可不自損捧盈危者徐行不如少挹

微者正之甚者從之從微則甚正甚愈甚天地為

物氣化人事莫不皆然是故正微必伏甚皆所以禁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

聖人治天下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奮發意念斂束奮發則萬民無棄業而兵食足義氣克平居可以勤國有事可以捐軀斂束則萬民無邪行而身家重名檢修世治則禮法易行國衰則姦盜不起後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臣民而怠惰放肆明主之憂也

能使天下之人者惟神惟德惟惠惟威神則無言

無爲而妙應如響德則共尊共親而歸附自同
惠則民利其利威則民畏其法非是則動衆無
術矣

只有不容已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
未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
必其心之不切者也故有純王之心方有純王
之政

關雎是箇和平之心麟趾是箇仁厚之德只將和
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

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
民

民胞物與子厚胸中合下有這段着痛着痒心方
說出此等語不然只是做戲的一般雖是學哭
學笑有甚悲喜故天下事只是要心真二帝三
王親親仁民愛物不是向人學得來亦不是見
得道理當如此曰親曰仁曰愛看是何等心腸
只是這點念頭懇切懇濃至誠惻怛譬之慈母
愛子由不得自家所以有許多生息愛養之政

悲夫可爲痛哭也已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箇要聊生人人要
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
一遂了這箇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稍
一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
一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也爲一
一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也爲天下主天下皆
一待命於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稱此職何以
一居此位夙夜汲汲圖惟之不暇而暇於安富尊

榮之奉身家女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
耶夫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爲盈一己之欲哉試
一反思便當媿汗

王法上承天道下順人情要箇大中至正不容有
一毫偏重偏輕之制行法者要箇大公無我不
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則是天也君臣以天
行法而後下民以天相安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懼其肆特爲之立中以
防之故民易從有亂道者從而矯之爲天下古

今所難爲之事以爲名高無識者相與駭異之
崇獎之以率天下不知凡於人情不近者皆道
之賊也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大嚴責人
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
畔也

振玩典廢用重典懲奸止亂用重典齊衆摧強用
重典

民情有五皆生於便見利則趨見色則愛見飲食
則貪見安逸則就見愚弱則欺皆便於已故也

惟便則術不期工而自工惟便則奸不期多而
自多君子固知其難禁也而德以柔之教以諭
之禮以禁之法以懲之終日與便爲敵而竟不
能衰止禁其所便與強其所不便其難一也故
聖人治民如治水不能使不就下能分之使不
泛溢而已隄之使不決雖堯舜不能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
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
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

一 嫉才妬能之人情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
一 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
一 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
一 本難爲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
一 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
一 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何爲哉
一 官多設而數易事多議而屢更生民之殃未知所
一 極古人慎擇人而久任慎立政而久行一年如
一 是百千年亦如是不易代不改政不弊事不變

法故百官法守一不敢作聰明以擅更張百姓
耳目一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日漸月漬莫不
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身習上之政教號令
以成其俗譬之寒暑不易而興作者歲歲有持
循焉道路不易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何其
定靜何其經常何其相安何其易行何其省勞
費或曰法久而弊奈何曰尋立法之本意而救
偏補弊耳善譬者去其疾不易五臟攻本臟不
及四臟善補者縫其破不剪餘完澣其垢不改

故製

聖明之世情禮法三者不相忤也末世情勝則奪法法勝則奪禮

湯武之誥誓堯舜之所悲桀紂之所笑也是豈不示信于民而白已之心乎堯舜曰何待嘒嘒爾示民民不敢不從觀書之誥誓而知王道之衰矣世道至湯武其勢必有桀紂又其勢必至有秦項莽操也是故維持世道者不可不慮其流

聖人能用天下而後天下樂爲之用聖人以心用天下以形用心用者無用者也衆用之所恃以爲用者也若與天下競智勇角聰明則窮矣後世無人才病本只是學政不修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纔振舉這箇題目便笑倒人官之無一良國家不受其福蒼生且被其禍不知當何如處

聖人感人心于患難處更驗蓋聖人平日仁漸義摩深恩厚澤入於人心者化矣及臨難處倉卒

之際何暇思圖拏出見成的念頭來便足以捐
一 軀赴義非曰我以此成名也我以此報君也彼
一 固亦不自知其何爲而迫切至此也其次捐軀
一 而志在圖報其次易感而終難其次厚賞以激
一 其感噫至此而上下之相與薄矣交孚之志解
一 矣嗟夫先王何以得此於人哉

聖人在上能使天下萬物各止其當然之所而無
一 陵奪假借之患夫是之謂各安其分而天地位
一 焉能使天地萬物各遂其同然之情而無抑鬱

一 倔強之態夫是之謂各得其願而萬物育焉

民情旣溢裁之爲難裁溢如割駢拇贅疣人甚不
堪故裁之也欲令民堪有漸而已矣安靜而不
震激此裁溢之道也故聖王在上慎所以溢之
者不生民情禮義以馴之法制以防之不使潛
滋暴決此慎溢之道也二者帝王調劑民情之
大機也天下治亂恒必出之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爲一切雷厲風
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

踈闊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頑而不爽譬如
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
盜賊所追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急奔是以詔
令廢格政事頽靡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
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紙墨之費耳
卽殺其尤者一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
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爲激切嗟
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弊者必是人也故物
垢則澣甚則改爲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

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先王爲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
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
而民心得天下治

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而止養頽靡不復振之
習成亟重不可反之勢皆苟可以三字爲之也
是以聖人之治身也勤勵不息其治民也鼓舞
不倦不以無事廢常規不以無害忽小失非多
事非好勞也誠知夫天下之事厯未然之憂者

尚多或然之悔懷太過之慮者猶貽不及之憂
兢慎始之圖者不免怠終之患故耳

天下之禍成於怠忽者居其半成於激迫者居其
半惟聖人能銷禍於未形弭患於既著夫是之
謂知微知彰知微者不動聲色要在能察幾知
彰者不激怒濤要在能審勢方嗚呼非聖人之智
其誰與于此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典俱廢聖
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
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而今不要掀揭天地驚駭世俗也須拆洗乾坤一
新光景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
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
不然青萍結綠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
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均田減
糶檢災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
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

振則須起風雷之益懲則須奮剛健之乾不如是
海內大可憂矣

一呼吸間四肢百骸無所不到一痛痒間手足心
知無所不通一身之故也無論人生卽偶提一
線而渾身俱動矣一脉之故也守令者一郡縣
之線也監司者一省路之線也君相者天下之
一線也心知所及而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而
萬姓莫不鼓舞者何提其線故也令一身有痛
痒而不知覺則爲痴迷之心矣手是不顧則爲

痿痺之手足矣三代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
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也死生欣戚不相感其
罪不在下也

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釁
衆心已離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桀紂
之所以亾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
腹不恃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
心體其意欲而不忍拂知民之心不盡見之於
聲色而有隱而難知者在也此所以固結深厚

而子孫終必賴之也

聖主在上只留得一種天理民彝經常之道在其餘小道曲說異端橫議斬然芟除不遺餘類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洗心濯慮于一切亂政之術如再生如夢覺若未嘗見聞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爲純王之治

治世莫先無僞教民只是不爭

任是權奸當國也用幾箇好人做公道也行幾件好事收人心繼之者欲矯前人以自高所用之人一切罷去所行之政一切更張小人奉承以干進又從而巧言附和盡改良法而還弊規焉這箇念頭爲國爲民乎爲自家乎果曰爲國爲民識見已自聾瞽果爲自家此之舉動二帝三王之所不赦者也更說甚麼事業

聖人無奇名太平無奇事何者皇錫此極民歸此極道德一風俗同何奇之有

勢有時而窮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於匹夫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勢者也自傾

其勢反爲勢所傾故明王不恃蕭牆之防禦而
以天下爲藩籬德之所漸薄海皆腹心之兵怨
之所結衽席皆肘腋之寇故帝王虐民是自虐
其身者也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覆轍滿前而
驅車者接踵可憫哉

如今天下人譬之驕子不敢熱氣唐突便艷然起
怒縉紳稍加綜核則曰苛刻學校稍加嚴明則
曰寡恩軍士稍加歛戢則曰凌虐鄉官稍加持
正則曰踐踏今縱不敢任怨而廢公法以市恩
獨不可已乎如今天下事譬之敝屋輕手推扶
便愕然咋舌今縱不敢更張而毀拆以滋壞獨
不可已乎

公私兩字是宇宙的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
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只
一箇私字擾攘的不成世界

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真誠怛惻之心體其委曲
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
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人君者天下之所依以忻戚者也一念怠荒則四海必有廢弛之事一念縱逸則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故常一日之間幾運心思于四海而天下尚有君門萬里之嘆苟不察群情之向背而惟已欲之是恣嗚呼可懼也

天下之存亾係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就係兩字曰人心

耐煩則爲三王不耐煩則爲五霸

一人憂則天下樂一人樂則天下憂

聖人聯天下爲一身運天下於一心今夫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皆吾身也痛痒之微無有不覺無有不顧四海之痛痒豈帝王所可忽哉夫一指之疔如粟可以致人之死命國之存亾不在耳目聞見時聞見時則無及矣此以利害言之耳一身麻木若不是我非身也人君者天下之人君天下者人君之天下而血氣不相通心知不相及豈天立君之意耶

無厭之欲亂之所自生也不平之氣亂之所由成

也皆有國者之所懼也

用威行法宜有三豫一曰上下情通二曰惠愛素孚三曰公道難容如此則雖死而人無怨矣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托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頃過化手段否柰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之帖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

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天下所望於聖人只是箇安字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箇平字平則安不平則不安矣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於爲亂

太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孚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

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
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灰之人心尚可與還三
代之舊乎

治道尚陽兵道尚陰治道尚方兵道尚圓是惟無
言言必行是惟無行行必竟易簡明達者治之
用也有言之不必行者有言之卽行者有行之
後言者有行之竟不言者有行之非其所言者
融通變化信我疑彼者兵之用也二者雜施鮮
不敗矣

任人不任法此惟堯舜在上五臣在下可矣非是
而任人未有不亂者二帝三王非不知通變宜
民達權宜事之一爲善也以爲吾常御天下則吾
身卽法也何以法爲惟夫後世庸君具臣之不
能興道致治暴君邪臣之敢於恣惡肆奸也故
大綱細目備載具陳以防檢之以詔示之固知
夫今日之畫一必有不便於後世之推行也以
爲聖子神孫自能師其意而善用於不窮且尤
足以濟吾法之所未及庸君具臣相與守之而

不敢變亦不失爲半得暴君邪臣卽欲變亂而
弁髦之猶必有所顧忌而法家拂士亦得執祖
宗之成憲以匡正其惡而不苟從暴君邪臣亦
畏其義正事核也而不敢遽肆則法之不可廢
也明矣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居上之患莫大於賞無功赦有罪尤莫大於有功
不賞而罰及無罪是故王者任功罪不任喜怒
任是非不任毀譽所以平天下之情而防其變

也此有國家者之大戒也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
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下情之通於上也如嬰兒之於慈母無小弗達上
德之及於下也如流水之於間隙無微不入如
此而天下亂亾者未之有也故壅蔽之奸爲亾
國罪首

不齊天之道也數之自然也故萬物生於不齊而
死於齊而世之任情厭事者乃欲一切齊之是

益以甚其不齊者也夫不齊其不齊則簡而易
治齊其不齊則亂而多端

宇宙有三綱智巧者不能逃也一王法二天理三
公論可畏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君子觀于詩而知爲政之道矣

既成德矣而誦其童年之小失既成功矣而笑其
往日之偶敗皆刻薄之見也君子不爲

任是最愚拙人必有一般可用在善用之者耳

公論非衆口一詞之謂也滿朝皆非而一人是則

公論在一人

爲政者非謂得行卽行以可行則行耳有得行之
勢而昧可行之理是位以濟其惡也君子謂之
賊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
上不勞無所推委而下不好混呼雜命槩怒偏
勞此不可以使二人况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
訥者寬辯者欺貪者飽廉者饑是人也卽爲人

下且不能而使之爲人上可嘆也夫

世教不明風俗不美只是策勵士大夫

治病要擇良醫安民要擇良吏良吏不患無人在
選擇有法而激勸有道耳

孔子在魯中大夫耳下大夫僚儕也而猶侃侃今

監司見屬吏煦煦沾沾溫之以見女子之情纔
一正體統輒曰示人以難堪纔尚綜核則曰待人
以苛刻上務以長厚悅下官心以樹他日之桃
李下務以彌文塗上官耳目以了今日之簿書

吏治安得修舉民生安得輯寧憂時者傷心慟
之

據冊點選據俸陞官據單進退據本題覆持至公
無私之心守畫一不二之法此守常吏部也選
人嚴於所用選官定於所宜進退則出精識於
撫按之外題覆則持定見於科道之中此有數
吏部也外而與士民同好惡內而與君相等是
非銓註爲地方不爲其人去留爲其人不爲其
出身與所恃品材官如辨白黑果黜陟不論久

新任宇宙於一肩等富貴於土直庶幾哉其稱職矣嗚呼非大丈夫孰足以語此乃若用一人則注聽宰執口吻退一人則凝視相公眉睫借公名以濟私實結士口而灰民心背公市譽負國殞身是人也吾不悉道之

藏人為君守財吏為君守法其守一也藏人竊藏以營私謂之盜吏以法市恩不曰盜乎賣公法以酌私德剝民財以樹厚交恬然以為當然可嘆哉若吾身家既以許人則吾專之矣

弭盜之末務莫如保甲弭盜之本務莫如教養故斗米十錢夜戶不閉足食之效也守遺待主始於盜牛教化之功也夫盜辱名也死重法也而人猶為之此其罪豈獨在民也而惟城池是恃關鍵是嚴巡緝是密可笑也

整頓世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鼓舞人心先要振作自家神氣而今提綱挈領之人奄奄氣不足以息如何教海內不軟手折脚零骨懈髓底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雖勞民傷財亦所不顧事

有不關利國安民者雖不勞民傷財亦不可爲
是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萬政舉百姓不足萬政
廢孔子告子貢以足食告冉有以富之孟子告
梁丘以養生送死無憾告齊王以制田里教樹
畜堯舜舍此無良法矣哀哉

百姓只幹正經事不怕衣食不豐足君臣只幹正
經事不怕天下不太平試問百司庶府所職者
何嘗終日所幹者何事有道者可以自省矣
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以以恕乃知平者聖人

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以以深
不恕者加以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化民成俗之道除却身教再無巧術除却久道再
無頓法

禮之有次第也猶堂之有階使人不得驟僭也故
等級不妨于太煩階有級雖疾足者不得闊步
禮有等雖僭傲者不敢凌節

人才邪正世道爲之也世道汗隆君相爲之也君
人者何嘗不費富貴哉以正富貴人則小人皆

化爲君子以邪富貴人則君子皆化爲小人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
上多少生成底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
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天地之財要看他從來處又要看他歸宿處從來
處要豐要養歸宿處要約要節

將三代以來陋習敝規一洗而更之還三代以上
一半古意也是一箇相業若改一易朝易服色都
是腐儒作用葺傾廈逐頽波都俗吏作用於

蒼生奚補噫此可與有識者道

禦戎之道上焉者德化心孚其次講信修睦其次
遠駕長驅其次堅壁清野其次陰符智運其次
接乃交鋒其下叩關而市又其下納幣和親
爲政之道第一要德感心孚第二要令行禁止令
不行禁不止與無官無政同雖堯舜不能治一
鄉而况天下乎

防奸之法畢竟踈於作奸之人彼作奸者拙則作
僞以逃防巧則就法以生弊不但去害而反益

其害彼作者十而犯者一耳又輕其罪以為未
犯者勸法柰何得行以行法不嚴不如無法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其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

而世道可回矣貴者性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

以為庶人倡則庶人次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

化之道而自壞以為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

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

勝誅故擇其最甚者公今天下此謂治末本末

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光景自別乃今貴者賢

者為教化風俗之六蠹而以體而寬假之少嚴

則曰苛刻以傷士士之體不知二帝三王曾

有是說否乎世教立微人心昏醉不知此等見

識何處來所謂淫比德相為庇護以藏其短

而道與法兩病矣下如何不敝且亂也

印書先要個印板真陶先要個模子好以邪官

舉邪官以俗士取俗士國欲治得乎

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為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

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為家給人足風移俗

易興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於民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於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

天地所以信萬物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一個常字常也者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常一定則樂者以樂爲常不知德苦者以苦爲常不知怨若謂當然有趨避而無思讐非有大姦巨凶不敢輒生饜足之望忿恨之心何則狃於常故也故常不至大壞極敝只宜調適不可輕變一變則

人人生覬覦心一覬覦則大家引領垂涎生怨起紛數年不能定是以聖人只是慎常不敢輕變必不得已默變不敢明變明變公變不敢私變分變不敢變變

紀綱法度整齊嚴密政教號令委曲周詳原是實踐躬行期於有實用得實力今也自貪暴者奸法昏惰者廢法延及今日萬事虛文甚者迷制作之本意而不知遂欲並其文而去之只今文如學校武如教場書聲軍容非不可觀可聽將

這二途作養人用出來令人哀傷憤懣欲死推
之萬事莫不皆然安用縉紳簪纓塞破世間哉
明王不大振作不苦核實勢必亂亾而後已
安內攘外之畧須責之將吏將吏不得其人軍民
且不得其所安問夷狄是將吏也養之不善則
責之文武二學校用之不善則責吏兵兩尚書
或曰養有術乎曰何患於無術儒學之大壞極
矣不十年不足以望成材武學之不行久矣不
十年不足以求名將至於遴選於未用之先條

責於方用之際綜核於既用之後黜陟於效不
效之時儘有良法可旋至而立有驗者

而今舉世有一大迷自秦漢以來無人悟得官高
權重原是投大遺艱譬如百鈞重擔須尋烏獲
來擔連雲大厦須用大木爲柱乃朝廷求賢才
借之名器以任重非朝廷市私恩假之權勢以
榮人也今也崇階重地用者以爲榮人重以予
其所愛而固以吝於所踈不論其賢不賢其用
者以爲榮已未得則眼穿涎流以千人既得則

捐身鏤骨以感德不計其勝不勝有觀者不論其官之稱不稱人之宜不宜而以資淺議驟遷以格卑議冒進皆視官爲富貴之物而不知富貴之也欲以何用果朝廷爲天下求人耶抑君相爲士人擇官耶此三人者皆可憐也叔季之世生人其識見固如此可笑也

漢始與郡守某者御州兵常操之內免操二月繼之者罷操又繼之者常給之外冬加酒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肉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花布

銀人一兩倉庫不足括稅給之猶不足履畝加賦給之兵不見德也而民怨又繼之者曰加吾不能而損吾不敢竟無加兵相與鼓譟曰郡長無恩率怨民以叛肆行攻掠元帝命刺史按之報曰郡守不職不能撫鎮軍民而致之叛竟棄市嗟夫當棄市者誰耶識治體者爲之傷心矣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已者惡不便已者居官立政無論殃民卽教養諄諄禁令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然政一行而

西野言 卷之五
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浸之以口語
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
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
當爲惡之可耻默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今以
無本之令責久散之民求旦夕之效逞不從之
怒忿疾於頑而望敏德之治卽我且亦愚不肖
者而何惟乎蚩蚩之氓哉

嘉靖間南京軍以放糧過期減短常例殺戶部侍
郎散銀數十萬以安撫之萬曆間杭州軍以減

月糧又給以不通行之錢欲殺巡撫不果旣而
軍驕散銀萬餘乃定後嚴火夫夜巡之禁寬免
士夫而繩督市民旣而民變殺數十人乃定鄖
陽巡撫以風水之故欲毀叅將公署爲學宮激
軍士變致歐兵備副使幾死巡撫被其把持奏
疏上必露章明示之乃得行陝西兵以冬操太
早行法太嚴再三請寬不從謀殺撫按總兵不
成論者曰兵驕卒悍如此柰何余曰不然工不
信度而亂常規恩不下究而犯衆怒罪不在軍

也上人者體其必至之情寬其不能之罪省其煩苛之法養以忠義之教明約束信號令我不負彼而彼奸吾令卽殺之彼有愧懼而已鳥獸未必無知覺而謂三軍之士無良心可乎亂法壞政以激軍士之暴以損國家之威以動天下之心以開無窮之釁當事者之罪不容誅矣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處置得宜四字此統大衆之要法也

霸者豪強威武之名非姦盜詐僞之類小人之情有方便挾力不用僞力不足而濟以謀便用僞若力量自足以壓服天下震懾諸侯直恁做將去不怕他不從便靠不到智術上如何肯僞王霸以誠僞分自宋儒始其實誤在五伯假之以力假仁二假字上不知這假字只是借字二帝三王以天德爲本便自能行仁夫焉有所倚霸者要做好事原沒本領便少不得借勢力以行之不然令不行禁不止矣乃是借威力以行仁

一義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其非身有之故
曰假借耳人之服之也非爲他智能愚人沒柰
他威力何只得服他服人者以強服於人者以
僞管商都是霸佐看他作用都是威力制縛人
非畧人畧賣人者故夫子只說他噐小孟子只
說他功烈如彼其卑而今定公孫鞅罪只說他
慘刻更不說他姦詐如今官府教民遷善遠罪
只靠那刑威全是霸道他有甚詐僞看來王霸
考語自有見成公案曰以德以力所行底門面
都是一般仁義如五禁之盟二帝三王難道說
他不是難道反其所爲他只是以力行之耳德
力二字最確誠僞二字未穩何也王霸是個籠
分別不消說到誠僞上若到細分別處二帝三
王便有誠僞之分何況霸者

驟制則小者未必貼服以漸則天下無豪傑皆就
我羈勒矣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默制則天下
無智巧皆入我範圍矣此馭夷狄待小人之微
權君子用之則爲術知小人用之則爲智巧舍

是未有能濟者也或曰何不以至誠行之曰此何嘗不至誠但不淺露輕率耳孔子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與

迂儒識見看得二帝三王事功只似陽春雨露嫗煦可人再無一些冷落嚴肅之氣便是慈母也有訶罵小兒時不知天地只恁陽春成甚世界故雷霆霜雪不備不足以成天威怒刑罰不用不足以成治只五臣耳還要一個臯陶而二十有二人猶有四凶之誅今只把天德王道看得

恁秀雅溫柔豈知殺之而不怨便是存神過化處目下作用須是汗吐下後服四君子四物百十劑纔是治體

三公示無私也三孤示無黨也九卿示無隱也事無私曲心無閉藏何隱之有嗚呼顧名思義官職亦少稱矣

要天下太平滿朝只消三個人一省只消兩個人賢者只是一味聖人備五味一味之人其性執其見偏自有用其一味處但當因才器使耳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事作而百務成因之以
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
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

君子見獄囚而加禮焉今以後皆君子人也可無
敬與噫刑法之設明王之所以愛小人而示之
以君子之路也然則囹圄者小人之學校與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
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斯世何補

事有便於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下通行或日

盛月新至瀰漫而不可救若不便於己私雖天
下國家以為極便屢加申飭每不能行即暫行
亦不能久負國負民吾黨之罪大矣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
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故明君養
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
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封建自五帝已然三王明知不便勢與情不得不
用耳夏繼虞而諸侯無罪安得廢之湯放桀費

征伐者十一國餘皆服從安得而廢之武伐紂
不期而會者八百其不會者或遠或不聞亦在
三分有二之數安得而廢之使六國尊秦爲帝
秦亦不廢六國緣他肯服勢必畢六王而後
已武王之興滅繼絕孔子之繼絕舉廢亦自其
先世曾有功德及滅之不以其罪言之耳非謂
六師所移及九族無血食者必求復其國也故
封建不必是郡縣不必非郡縣者無定之封建
封建者有定之郡縣也

刑禮非二物也皆今人遷善而去惡也故遠於禮
則近於刑

上德默成示意而已其次示觀動其自然其次示
聲色其次示是非使知當然其次示毀譽使不
得不然其次示禍福其次示賞罰其次示生殺
使不敢不然蓋至於示生殺而御世之術窮矣
叔季之世自生殺之外無示也悲夫
權之所在利之所歸也聖人以權行道小人以權
濟私在上者慎以權與人

太平之時文武將吏習於懶散拾前人之唾餘高
談闊論儘似真才乃稍稍艱大事到手倉皇迷
悶無一幹濟之術可嘆可恨士君子平日事事
講求在在體驗臨時只辦得三五分若全然不
理會只似紙舟塵飯耳

聖人之殺所以止殺也故果於殺而不爲姑息故
殺者一二而所全活者千萬後世之不殺所以
滋殺也不忍於殺一二以養天下之奸故生其
可殺而生者多陷於殺嗚呼後世民多犯死則

爲人上者婦人之仁爲之也世欲治得乎

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底故舜五臣周十亂其餘所
用皆小德小賢方能興化致治天下事不是一
時做底故堯舜相繼百五十年然後黎民於變
文武周公相繼百年然後教化大行今無一人
談治道而孤掌欲鳴一人倡之衆人從而詆訾
之一時作之後人從而傾圮之嗚呼世道終不
三代耶振教鐸以化吾儕得數人焉相引而在
事權庶幾或可望乎

兩精兩備兩勇兩智兩愚兩意則多寡強弱在所
必較以精乘雜以備乘踈以勇乘怯以智乘愚
以有餘乘不足以有意乘不意以決乘二三以
合德乘離心以銳乘疲以慎乘怠則多寡強弱
非所論矣故戰之勝負無他得其所乘與爲人
所乘其得失不啻百也實精也而示之以雜實
備也而示之以踈實勇也而示之以怯實智也
而示之以愚實有餘也而示之以不足實有意
也而示之以不意實有決也而示之以二三實

合德也而示之以離心
銳也而示之以疲實
慎也而示之以怠則多寡強弱亦非所論矣故
乘之可否無他知其所示知其無所示其得失
亦不啻百也故不藏其所示凶也誤中於所示
凶也此將家之所務審也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
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
頭便與說綻唇舌渾如醉夢

兵士二黨近世之隱憂也士黨易散兵黨難馴看

來亦有法處我欲三月而令可殺殺之可令心
服而無怨何者罪不在下故也

或問宰相之道曰無私有識冢宰之道曰知人善
任使

當事者須有賢聖心勝英雄才識其謀國憂民也
出於惻怛至誠其圖事揆策也必極詳慎精密
躊躇及於九有計筭至於千年其所施設安得
不事善功成宜民利國今也懷貪功喜事之念
爲孟浪苟且之圖工粉飾彌縫之計以遂其要

榮取貴之奸爲萬姓造殃不計也爲百年開釁
不計也爲四海耗蠹不計也計吾利否耳嗚呼
可勝嘆哉

爲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與阜儘能笑
人不可不慎也

爲政者立科條發號令寧寬些兒只要真實行永
久行若法極精密而督責不嚴綜核不至總歸
虛彌反增煩擾此爲政者之大戒也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闕而不

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
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
一東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
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
於爲亂

居官只一個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
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勞費

自委質後終日做底是朝廷官執底是朝廷法幹
底是朝廷事榮辱在君惡久憎在人進退在我吾
輩而今錯處把官認作自家官所以萬事顧不
得只要保全這個在扶持這個尊此雖是第二
等說話然見得這個透還等五分久
銛矛而林挺金矢而楛弓雖有周官之法度而無
奉行之人典謨訓誥何益哉

二帝三王功業原不難做只是人不曾理會譬之
遙望萬丈高峯何等巍峩他地步原自迤邐上
面亦不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洗漆以油洗汙以灰洗油以膩去小人以小人此

古今妙手也昔人明此意者幾故以君子去小人正治之法也正治是堂堂之陣妙手是玄玄之機玄玄之機非聖人不能用也

更治不但錯在去慵而無用之人清仕路之最急者長厚者誤國蠹民以相培植奈何

余佐司寇日有罪人惰極可恨而法無以加者司官曲擬重條余不可司官曰非私惡也以懲惡耳余曰謂非私惡誠然謂非作惡可乎君以公惡輕重法安知他日無以私惡輕重法者乎刑

部只有個法字刑官只有個執字君其慎之

有聖人於此與十人論爭聖人之論是矣十人亦各是已論以相持莫之能下旁觀者至有是聖人者有是十人者莫之能定必有一聖人至方是聖人之論而十人者旁觀者又未必以後至者為聖人又未必是聖人之是聖人也然則是非將安取決哉昊天詩人怨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噫彼王也未必不以邪謀為正謀為先民之經為大猶之程當時在朝之臣又安知

不謂大夫爲邪謀爲適言也是故執兩端而用
中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獨斷堅持必聖人居父
師之尊誠格意乎不然人各有口人各有心在
下者多指亂視在上者蓄疑敗謀孰得而禁之
孰得而定之

易衰歇而難奮發者我也易懶散而難振作者衆
也易壞亂而難整飭者事也易蠱蔽而難久常
者物也此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故爲
政要鼓舞不倦綱常張紀常理

濫准株連差拘監禁絛押淹久解審照提此八者
獄情之大忌也仁人入之所隱也居官者慎之

養民之政孟子云老者有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韓子云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也教民之道
孟子云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中
史
記
卷之五
三
一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予每三復斯言汗輒浹背
三嘆斯語淚便交頤嗟夫今之民非古之民乎
今之道非古之道乎抑在變若江河在道終不
可反乎抑古人絕德後人終不可及乎吾耳目
口鼻視古人有何缺欠爵祿事勢視古人有何
靳裔俾六合景象若斯辱此七尺之軀視面萬
民之上矣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喜悅生於懼愛故

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
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
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
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
愧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
在寬又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匪怒伊教又曰善
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言而責之意不明
而責之諭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挺詆恣加旣罷
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讐兩相苦也智者之所

笑而有量者之所羞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
德立行成了論不得人之貴賤家之富貧分之尊
卑自然上下格心大小象指歷山耕夫有甚威
靈氣燭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寬人之惡者化人之惡者也激人之過者甚人之
過者也

五刑不如一耻百戰不如一禮萬勸不如一悔
舉大事動衆情必臨衆心而後濟不能盡協者須
以誠意格之格之不入須委曲以

求濟事不然彼其氣力智術足以撼衆而敗吾
之謀而吾又以直道行之非所以成天下之務
也古之人神謀鬼謀以卜以筮豈真有感於不
可知哉定衆志也此濟事之微權也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
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
一餘者盈溢於所欲之外而或不足者奔走於所
欲之內而或二者均俱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
一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

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不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絜矩絜矩之方只是個同好惡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人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苦者也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樂者也

法有定而特循之不易則下之耳目心志習而上逸無定則上之指授口頰煩而下亂

世人作無益事常十九論有益惟有煖衣飽食安居利用四者而已臣子事君親婦事夫弟事兄老慈幼上惠下不出乎此豳風一章萬世生人

之大法看他舉動種種皆有益事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可柰庸人俗識讒夫利口君子才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言以甚其過是以志趨不堅人言

是恤者輒灰心喪氣竟不卒功識見不真人言
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爲不使終事嗚呼大可
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
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於
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
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議及其
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鑠金銷骨
之口奪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
傑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

笑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
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蓋
懼此也

變法者變時勢不變道變枝葉不變本吾怪夫後
之議法者偶有意見妄逞聰明不知前人立法
千思萬慮而後決後人之所以新奇自喜皆前
人之所以熟思而棄者也豈前人之見不及此
哉

鰥寡孤獨疲癯殘疾顛連無告之失所者惟冬爲

呻吟語 卷之五
甚故凡詠紅爐錦帳之懽忘雪夜呻吟之苦者
皆不仁者也

天下之財生者一人食者九人興者四人害者六
人其凍餒而死者生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其
飽煖而樂者害之人十九興之人十一嗚呼可
爲傷心矣三代之政行寧有此哉

居生殺予奪之柄而中奸細之術以陷正人君子
是受顧之刺客也傷我天道殃我子孫而爲他
人快意思亦甚矣愚嘗戲謂一友人曰能辱能

榮能殺能生不當爲人作荆卿友人謝曰此語
可爲當路藥石

秦家得罪於萬世在變了井田上春秋以後井田
已是十分病民了但當復十一之舊正九一之
界不當一變而爲阡陌後世厚取重斂與秦自
不相干至於貧富不均開天下奢靡之俗生天
下竊劫之盜廢比閭族黨之法使後世十人九
貧歿于饑寒者多有則壞田井之禍也三代井
田之法能使家給人足俗儉倫明盜息訟簡天

下各得其所只一復了井田萬事俱理

赦何爲者以爲寃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寃
耶當報無辜之歎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
蒙恩今傷者傷矣歿者歿矣含憤鬱鬱莫不欲
讐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
于有罪而不仁于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逞
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故聖王膏災
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慶時夫是之謂
大公至正之道而不以一時之喜濫恩則法執

而小人懼小人懼則善良得其所

廟堂之上聚議者其虛文也當路者持不虛之成
心循不可廢之故事特借群在以示公耳是以
尊者嚅囁卑者唯諾移日而退巧于逢迎者觀
其頤指意向而極口稱道他日驟得殊榮激于
公直者知其無益有害而奮色極言他日中以
奇禍

近世士風大可哀已英雄豪傑本欲爲宇宙樹立
一大綱常大事業今也驅之俗套繩以虛文不俛

首吞聲以從惟有引身而退耳是以道德之士
遠引高蹈功名之士以屈養伸彼在上者倨傲
成習看下面人皆王順長息耳

今四海九州之人郡異風鄉殊俗道德不一故也
故天下皆守先王之禮事上接下交際往來揆
事宰物率遵一個成法尚安有詆笑者乎故惟
守禮可以笑人

凡名器服飾自天子而下庶人而上各有一定等
差不可僭逼上太殺是謂逼下下太隆是謂僭
上先王不裁抑以逼下也而下不敢僭

禮與刑二者常相資也禮先刑後禮行則刑措刑
行則禮衰

官貴精不貴多權貴一不貴分大都之內法令不
行則官多權分之故也故萬事俱弛

名器于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于
是乎係是故衮冕非煖于綸巾黃瓦非堅于白
屋別等威者非有利于身受跪拜者非有益于
已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

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識深慮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脉以振勵明作者起頹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秉公持正者寄鈞衡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厚下愛民者居守牧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以

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廉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惜耻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當其才矣宮妾無慢棄之帛殿廷無金珠之玩近侍絕賄賂之通寵幸無不費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迎送懲威福之濫工商重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游惰杜倖食之門繙黃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古之官人也擇而後用故其考課也常恕何也不以小過棄所擇也今之官人也用而後擇却又

一以姑息行之是無擇也是容保奸回也豈不渾
厚矣哉萬姓矣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夫目不能
聽耳不能視鼻不能食口不能臭勢也今之用
人不審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雜然授之方司
會計輒理刑名既典文餘又握兵柄養之不得
其道用之不當其才受之者但悅美秩而不自
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難哉夫公綽但宜爲老
而裨謀不可謀邑今之八才豈能倍蓰古昔愚

以爲學校養士科目進人便當如溫公條議分
爲數科使各學其才之所近而質性英發能備
衆長者特設全才一科及其授官各任所長夫
資有所近習有所通施之政事必有可觀蓋古
者以仕學爲一事今日分體用爲兩截窮居草
澤止事詞章一入廟廊方學政事雖有明敏之
才英達之識豈能觀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不
免鹵莽施設鶻突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遷陞以
此用人雖堯舜不治夫古之明體也養適用之

才致君澤民之術固已熟于畝畝之中苟能用
我者執此以往耳今之學校可爲流涕矣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
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
束縛非任矣

斯諫之言直徹之九重台省以之爲臧否部院以
之爲進退世道大可恨也或訝之愚曰天子之
用舍托之吏部吏部之賢不肖托之撫按撫按
之耳目托之兩司兩司之心腹托之守令守令

之見聞托之臬快臬快之採訪托之他邑別郡
之臬快彼其以臬讐爲是非以謬妄爲情實以
前令爲後官以舊愆爲新過以小失爲大辜密
報密收信如金石愈僞愈詳獲如至寶謂夷由
污謂躑躅廉往往有之而撫按據以上聞吏部
據以黜陟一吏之榮辱不足惜而奪所愛以失
民望培所恨以滋民殃好惡拂人甚矣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
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吳越之戰利用智，雋胡之戰利用勇，智在相機，勇在養氣。相機者，務使鬼神不可知；養氣者，務使身家不肯顧此百勝之道也。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讐，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殿，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敗與潰者，才

九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卽戎亦可弭盜。且經數十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何者？有不道之國，則天子命曰某國不道，某方伯連帥討之，天下無與也。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于敵，則他國貧，與其農胥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

凡戰之道貪生者必忘死者生狃勝者敗耻敗者
勝

踈法勝於密心寬令勝於嚴主

天下之事倡于作備而濫于助波鼓煽之徒至于
大壞極敝非截然毅然者不能救于是而猶曰
循舊安常無更張以拂人意不知其可也
在上者能使人忘其尊而親之可謂盛德也已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
人法莫病于此矣近日建白往往而然

禮繁則難行卒滅廢簡之書法繁則易犯益甚決
裂之罪

為堯舜之民者逸于堯舜之臣唐虞世界全靠四
岳九官十二牧當時君民各享無為之業而已
臣勞之係于國家也大哉是故百官逸則君勞
而天下不得其所

治世用端人正士衰世用庸夫俗子亂世用儉夫
佞人儉夫佞人盛而英雄豪傑之士不伸夫惟
不伸也而奮于一伸遂至于亾天下故明主在

上必先平天下之情將英雄豪傑服其心志就
我羈羈不蓄其奮而使之逞

天下之民皆朝廷之民皆天地之民皆吾民
愈上則愈聾聵其壅蔽者衆也愈下則愈聰明其
見聞者真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相之
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
如民論壅蔽則守令蔽監司監司蔽相相蔽君
惜哉愈下之與情不能使愈上者聞之也

周公是一部活田禮世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禮使

周公而生于今寧一一用周禮哉愚謂有周公
雖無周禮可也無周公雖無周禮可也

民鮮耻可以觀上之德民鮮畏可以觀上之威更
不須求之民

民情甚不可鬱也防以鬱水一決則漂屋推山砲
以鬱火一發則碎石破木桀紂鬱民情而湯武
逼之此存亡之大機也有天下者之所夙夜孜
孜者也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奈何以

我病百姓夫爲君之道無他因天地自然之利
而爲民開導樽節之因人人生固有之性而爲民
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惡凡以安定之
使無失所而後天立君之意終矣豈其使一人
肆于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嗚呼堯舜其知
此也夫

三代之法井田學校萬世不可廢世官封建廢之
已晚矣此難與不思者道

聖王同民心而出治道此成務者之要言也夫民
心之難同久矣欲多而見鄙聖王識度豈能同
之噫治道以治民也治民而不同之其何能從
卽從其何能久禹之戒舜曰罔弗百姓以從已
之欲夫舜之欲豈適已自便哉以爲民也而曰
罔弗盤庚之遷殷也再四曉譬武王之伐紂也
三令五申必如此而後事克有濟故曰專欲難
成衆怒難犯我之欲未必非彼之怒未必是聖
王求以濟事則知專之不勝衆也而不動聲色
以因之明其是非以悟之陳其利害以動之待

其心安而意順也然後行之是謂以天下人成天下事事不勞而底績雖然亦有先蒞後聞者亦有不謀而斷者亦有擬議已成料度已審疾雷迅電而民不得不然者此特十一耳百一耳不可爲典則也

人君有欲前後左右之幸也君欲一彼欲百致天下亂亾則一欲者受禍而百欲者轉事他人矣此古今之明鑑而有天下者之所當悟也

平之一字極有意味所以至治之世只說個天下平或言水無高下一經流注無不得平曰此是二味平了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容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如君說這是等尊卑貴賤小大而齊之矣不平莫大乎此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闕闕小民立片紙憑一人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

數千言憑滿闈之士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
片紙何如柰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
進人而自處于小民之下也哉噫無怪也彼固
以空言求之而終身不復責券也

漆器之諫非爲舜憂也憂天下後世極欲之君自
此而開其萌也天下之勢無必有有必文文必
靡廉靡廉必亾漆器之諫慎其有也

矩之不可以不直方也是萬物之所以曲直斜正
也是故矩無言而萬物則之無毫髮違直方故

也哀哉爲政之徒言也

暑之將退也先燠天之蛭習也先晦投丸于壁疾
則內射物極則反不極則不反也故愚者惟樂
其極智者先懼其反然則否不害于極泰極其
可懼乎

余每食雖無肉味而蔬食菜羹嘗足因歎曰嗟夫
使天下皆如此而後盜可誅也枵腹菜色盜亦
死不盜亦死夫守廉而俟死此士君子之所難
也柰何以不能士君子之行而遂誅之乎此富

民爲王道之首務也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處也
無事時埋藏着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
人君不得與人臣爲天下萬世守之人臣不得
與辟之執圭捧節奉持惟謹而已非我物也我
何敢私今也不然人藉之以濟私請托公行我
藉之以市恩聽從如嚮而辯言亂政之徒又借

曰長厚曰慈仁曰報德曰崇尊夫長厚慈仁當
施於法之所不犯報德崇尊當求諸已之所得
爲柰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伸已私哉此大公
之賊也

治世之大臣不避嫌治世之小臣無橫議
姑息之禍甚於威嚴此不可與長厚者道

卑卑世態孛孛人情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悅在上
者悅不以道之工奔走揖拜之日多而公務填
委簡書酌酢之文盛而民事罔聞時光只有此

時光精神只有此精神所專在此則所疎在彼
朝廷設官本勞已以安民今也擾民以相奉矣
天下存亡係人君喜好鶴乘軒何損於民且足以
亾國而况大於此者乎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
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倉姑息
寬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
爲政以徇私弭謫違道干譽爲第一耻爲人上者
自有應行道理合則行不合則去若委曲遷就

計利慮害不如奉身而退孟子謂枉尺直尋不
可推起來雖枉一寸直千尺恐亦未可也或曰
處君親之際恐有當枉處曰當枉則不得謂之
枉矣是謂權以行經畢竟是直道而行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臯
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朴未散之世宜
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
聽之法不是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
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之決獄輒耻不

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失殺人大可恨也夫
天道好生鬼神有知柰何爲此故寧錯生了人
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
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捲蓋清道唱騶輿中
人志驕意得矣蒼生之疾苦幾何職業之修廢
幾何使無媿於心焉卽匹馬車如聽鈞天之
樂不然是盜厚吾過也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
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從足以辨等威
而已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

狗情而不廢法執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悟也聖
人未嘗不履正奉公至其接人處事大段圓融
渾厚是以法紀不失而人亦不怨何者無躁急
之心而不徂一切之術也

寬簡二字爲政之大體不寬則威令嚴不簡則科
條密以至嚴之法繩至密之事是謂煩苛暴虐
之政也困已擾民明王戒之

世上沒個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

方為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罪不當答一朴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為
人上者慎之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
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弊端最不可開弊端最不可成禁弊端于未開之
先易挽弊端于既成之後難識弊端而絕之非
知者不能疾弊風而挽之非勇者不能聖王在
上誅開弊端者以徇天下則弊風自革矣

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此之謂大智大智者不敢常
在我擊其來銳避其惰歸此之謂神武神武者
一心服常在人大智者可以常戰神武者無俟再
戰

御衆之道賞罰其小者賞罰小則大者勸懲甚者賞罰甚者

不驚明者人所共知公者不以私如是雖百萬人可為一

將用不然必勞必費必不行徒多賞罰耳

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與革者不
過什一外此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

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
功爲第一至于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
然以冲和鎮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
罰人不盡數其罪則有餘懼賞人不盡數其功則
有餘望

匹夫有不可奪之志雖天子亦無可奈何天子但
能令人死有視死如飴者而天子之權窮矣然
而竟令之死是天子自取過也不若容而遂之
以成盛德是以聖人體群情不敢奪人之志以

傷天下之心以成己之惡

臨民要莊謹卽近習門吏起居常侍之間不可示
之以可慢

聖王之道以簡爲先其繁者其簡之所不能者也
故惟簡可以清心惟簡可以率人惟簡可以省
人己之過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惟簡可以養
天下之財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

聖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後世乃以天下之命
易一身之尊悲夫吾不知得天下將以何爲也

聖君賢相在位不必將在朝小人一網盡去之只
去元惡大奸每種芟其甚者一二示吾意向之
所在彼群小衆邪與中人之可善可惡者莫不
回心向道以逃吾之所去舊惡掩覆不暇新善
積累不及而何敢怙終以自溺耶故舉辜陶不
仁者遠去四凶不仁者亦遠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
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
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

有分曉

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
凶之誅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
都之墮孔子之申韓也卽雷霆霜雪天亦何嘗
不申韓哉故慈父有棍詬愛肉有鍼石

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人心
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
滋長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
使人觀文得情而習于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

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淫也使彼此相親相敬而
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已亂之大
防也故曠達者樂于簡便一決而瀆之則大亂
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
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姘顏色柔聲氣工頌
諛艷交遊密附耳躡足之語極籩豆筐篚之費
工書刺候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
入于崇真尚簡之歸是抹俗之大要也雖然不
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于放達樂有簡便久而
不流于西晉者幾希

在上者無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無過有過
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誣之而人莫敢辯
夫惟使人無心言然後爲上者真無過使人心
服而後爲下者真多過也

爲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
事在當革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

夫治水者通之乃所以窮之塞之乃所以決之也
民情亦然故先王引民情于正不裁于法法與

呻吟語 卷之五
情不俱行一存則一亾三代之得天下得民情也其守天下也調民情也順之而使不拂節之而使不過是謂之調

治道之衰起于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于簿書之繁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情不見聞卽有司專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于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

齊家之言不六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六而世終不治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若也與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息此斯世之大惑也退不肯之怨誰其當之失賢之罪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已之職而公法廢于私恩舉世迷焉亦可悲矣

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己審事審時一有未審事必

不濟

法不欲驟變驟變雖美駛人耳目議論之媒也法不欲硬變硬變雖美拂人心志矯抗之藉也變法欲詳審欲有漸欲不動聲色欲同民心而與之反覆其議論欲心迹如青天白日欲獨任躬行不令左右借其名以行胸臆欲明且確不可含糊使人得持兩可以爲重輕欲著實舉行期有成效無虛文搪塞反貽實害必如是而後法可變也不然寧仍舊貫而損益修舉之無喜

事喜事人止者之慘也

新法非十有益於前百無慮於後不可立也舊法非於事萬無益於理大有害不可更也要在文者實之偏者救之敝者補之流者反之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此治體調停之中策百世可循者也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以當國矣

善處世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

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
爲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夫坐法堂厲聲色侍列武卒錯陳嚴刑可生可殺
惟吾所欲爲而莫之禁非不泰然得志也俄而
有狂士直言正色詆過攻失不畏尊嚴則王公
貴人爲之奪氣于斯時也威非不足使之死也
理屈而威以劫之則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服
矣大盜昏夜持利刃而加人之頸人焉得而不
畏哉伸無理之威以服人盜之類也在上者之

所耻也彼以理伸我以威伸則彼之所伸者益
多矣故爲止者之用威所以行理也非以行勢
也

禮之一字全是個虛文而國之治亂家之存亾人
之歿生事之成敗罔不由之故君子重禮非謂
其能厚生利用人而厚生利用者之所必賴也
兵革之用德化之衰也自古聖人亦甚盛德卽不
過化存神亦能久道成孚使彼此相安於無事
豈有四夷不可講信修睦作隣國耶何至高城

深池以爲衛堅甲利兵以崇誅侈萬乘之師靡
數百萬之財以困民塗百萬生靈之肝腦以窮
力聖人之智術而止於是耶將至愚極拙者謀
之其計豈出此下哉若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爾
無爲貴聖人矣將干羽苗格因壘崇降盡虛語
矣乎夫無德化可恃無息信可結而曰去兵則
外夷交侵內寇嘯聚何以應敵不知所以使之
不侵不聚者亦有道否也古稱四夷來王八蠻
通道越裳重譯日月霜露之所照墜者莫不尊

親斷非虛語苟於此而歲歲求之日日講之必
有良法何至困天下之半而爲此無可奈何之
策哉

事無定分則人人各諉其勞而萬事廢物無定分
則人人各滿其欲而萬物爭分也者物各付物
息人奸懶貪得之心而使事得其理人得其情
者也分定雖萬人不須交一言此修齊治平之
要務二帝三王之所不能外也

驕憤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

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爲玩
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
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息而不敢肆所以生之
也所以全之也

物理人情自然而已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
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握其自然者
以運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覺爲聖人所斡旋卽
其執物所繩近於矯拂然拂其人欲自然之私
而順其天理自然之公故雖有倔强錮蔽之人

莫不憬悟而馴服則聖人觸其自然之機而鼓
其自然之情也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寮案溫然待屬
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自委質後此身原不屬我朝廷名分爲朝廷守之
一毫貶損不得非抗也一毫高亢不得非卑也
朝廷法紀爲朝廷執之一毫徇人不得非固也
一毫任已不得非蕙也

未到手時嫌於出位而不敢學旣到手時迫於應

醉而不及學一世業官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嚼真味竟不見成功雖位至三公點檢真是媿汗學者思之

今天下一切人一切事都是苟且做尋不着真正題目便認了題目嘗不着真正滋味欲望三代之治甚難

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卽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

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泰極必有受其否者否極必有受其泰者故水一壅必決木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蔽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乘時因勢不以否爲憂而以泰爲懼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

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鷓虞以爲
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爲鷓虞也舍之
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夫
法多則遁情愈多辟之逃者入千人之群則不可
覓入三人之群則不可藏矣

兵陰物也用兵陰道也故書謀不好謀不成我之
動定敵人不聞敵之動定盡在我心此萬全之
計也

取天下守天下只在一種人上加意念一箇字上
做工夫一種人是那箇曰民一箇字是甚麼曰
安

禮重而法輕禮嚴而法恕此二者常相權也故禮
不得不嚴不嚴則肆而入於法法不得不恕不
恕則激而法窮

夫禮也嚴於婦人之守貞而踈於男子之縱慾亦
聖人之偏也今輿隸僕僮皆有婢妾娼女小童
莫不淫狎以爲丈夫之小節而莫之問凌嫡失
所逼妾殞身者紛紛恐非聖王之世所宜也此

不可不嚴爲之禁也

西門疆尹河西以賞勸民道有遺羊值五百一人守而待失者謝之不受疆曰是義民也賞之千其人喜他日謂所知曰汝遺金我拾之以還所知者從之以告疆曰小人遺金一兩某拾而還之疆曰義民也賞之二金其人愈益喜曰我貪每得利則失名今也名利兩得何憚而不爲篤恭之所發事事皆純王如何天下不平或曰纔說所發不動聲色乎曰日月星辰皆天之文章

風雷雨露皆天之政令上天依舊篤恭在那裏篤恭君子之無聲無臭也無聲無臭天之篤恭也

君子小人調停則勢不兩立畢竟是君子易退小人難除若致之大慘處之太激是謂上障狂瀾灰埋烈火不若君子秉成而擇才以使之任使不效而次第裁抑之我懸富貴之權而示之約曰如此則富貴不如此則貧賤彼小人者不過得富貴耳其才可以憤天下之事亦可以成天

下之功可激之釀天下之禍亦可養之興天下
之利大都中人十居八九其大奸凶極頑悍者
亦自有數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俾中人爲小
人小小人爲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則
吾黨之罪也噫此難與君子道三代以還覆轍
一一可鑒此品題人物者所以先器識也
當多事之秋用無才之君子不如用有才之小人
肩天下之任者全要箇氣御天下之氣者全要箇
理

無事時惟有丘民好蹂踐自吏卒以上人人得而
魚肉之有事時惟有丘民難收拾雖天子亦無
躲避處何況衣冠此難與誦詩讀書者道也

余居官有六自薄均徭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
未完令其自限紙贖令其自催于證催詞訟令
其自拘于證拘小事令其自處鄉約亦徃徃行
得去官逸而事亦理久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
之民極苦官之繁苛一與寬仁其應如響

自井田廢而竊劫始多矣飽煖無資饑寒難耐等

一 夙耳與其瘠僵於溝壑無人稱廉不若苟活於
旦夕未必卽犯彼義士廉夫尚難責以餓死而
况種種貧民半於天下乎彼膏粱文繡坐於法
堂而嚴刑峻法以正竊劫之罪者不患無人所
謂哀矜而勿喜者誰與余以爲衣食足而爲盜
者殺無赦其迫於饑寒者皆宜有以處之不然
罪有所由而獨誅次血亦可愧矣

余作原財一篇有六生十二耗六生者何曰墾荒
一閑之田曰通水泉
利曰教農桑之務曰招流

移之民曰當時事之宜曰詳積貯之法十二耗
者何曰嚴造飲之禁曰懲淫巧之工曰重游手
之罰曰絕倡優劇戲曰限在官之役曰抑僭奢
之俗曰禁寺廟之建曰戒坊第遊觀之所刻無
益之書曰禁邪教之信曰重迎送供張之罪曰
定學校之額科舉之制曰誅貪墨之吏語多憤
世其文不傳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炎微以南常熱朔方
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煥而

無一毫寒涼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
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袷綿時至七月而暑
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
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後猶未脫綿殼雨以後
始得斷霜四月巳夏猶謂清和大都嚴肅之氣
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
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晴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
操縱冲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
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

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匱惠易窮威中
之惠鼓舞人群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產相鄭
鑄刑書誅強宗伍出疇褚衣冠及語子太叔猶
有莫如猛之言可不謂嚴乎乃孔子之評子產
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產衆人之母孔子之
爲政可考矣彼沾沾煦煦尚姑息以養民之惡
卒至廢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
吞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寬爲本未
嘗以寬爲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寬也故懷寬心

不置任寬政是以懦主殺臣慈母殺子

餘息而在溝壑斗珠不如升糠裸程而卧冰雪敗
絮重於綉縠舉世用人皆珠縠之貴也有甚高
品有甚清流不適緩急之用卽真非所急矣

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爲命曰農夫織婦却又沒
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

一代人才自足以成一代之治旣作養無術而用
之者又非其人無怪乎萬事不理也

三代以後治天下只求箇不敢不知其不敢者皆

苟文以應上也真敢在心暗則足以蠱國家明
之足以亾社稷乃知不敢不足恃也

古者國不易君家不易大夫故其治因民宜俗立
綱陳紀百姓與已相安然後從容漸漬日新月
盛而治功成故曰必世後仁日久道成化辟之
天地不悠久便成物不得自封建變而爲郡縣
官無久暖之席民無盡識之官施設未竟而讒
毀隨之建宮未久而黜陟隨之方牘熊蹯而奪
之薪方縑繭絲而截其緒一番人至一度更張

各有性情各有識見百姓聞其政令半不及理
會聽其教化尚未及信從而新者卒至舊政廢
闕何所信從何所遵守况加以監司之掣肘製
一幘而不問首之大小都使之冠製一衣而不
問時之冬夏必使之服不審民情便否先以簿
書督責卽高才疾足之士俄頃措置之功亦
不過目前小康一事小補而上以此爲殿最下
以此爲驩虞嗚呼傷心矣先正有言人不墾居
田不井授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愚謂建官亦然

政因地而定之官擇人而守之政 吾不得更張
民安不得易法其多事擾民任情 又法與情政
慢法者斥逐之更其人不易其治則 郡縣賢於
封建遠矣

法之立也體其必至之情寬以自生之路而後繩
其踰分之私則上有直色而下無心言今也小
官之俸不足供養殮偶受常例而輒以貪法罷
之是小官終不可設也識體者欲廣其公而閉
之私而當事者又計其私某常例某從來也夫

寬其所應得而後罪其不義之取與夫因有不義之取也遂儉於應得焉孰是蓋倉官月糧一石而驛丞俸金歲七兩云

願心之言易入也有害于治逆耳之言禪治也不可于人可恨也夫惟聖君以逆耳者順于心故天下治

使馬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執刃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宇內有三權天之權曰禍福人君之權曰刑賞天

下之權曰褒貶禍福不爽曰天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奪於氣數刑賞不忒曰君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限於見聞蔽於喜怒褒貶不誣曰人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偏於愛憎誤於聲響褒貶者天之所恃以為禍福者也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之所恃以為刑賞者也故曰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褒貶不可以不慎也是天道君道之所用也一有作好作惡是謂天之罪人君之戮民

明倫彙編之五終

五終

